

書名

卷一百十七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

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
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無患矣內既
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以比追逐胥捕盜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
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
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息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臣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為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蓋作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

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

為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

盡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

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

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

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

後漢書卷一百七
二
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

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二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歛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求不可復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上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
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
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
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
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
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於無人而
不得騁矣王綱上舉侯度下脩太不侵小疆不犯
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
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間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
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
師史者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
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
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
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藉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工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為田租賦賦謂發賦歛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車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甸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一百二十國為州州有牧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

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一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爲立武足兵之法凡七

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袞同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
 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也匹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
 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踈勝之兵

李觀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
 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
 同憂福禍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
 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
 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

臣按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
 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
 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
 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
 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

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
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略放其意而制其
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講肄脩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
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
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

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
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
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

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旣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三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
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
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閔中爲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
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
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脩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
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臣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

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
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
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強而唐
遂以亡滅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
使之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
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又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
日又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以
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
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
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
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
之曠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
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
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

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者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於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備而無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

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
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
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
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獮
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鰲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
以後承平旣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
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改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
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
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
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
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
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
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
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
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
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
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
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
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
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
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
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
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
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

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

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
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日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

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
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
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
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
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
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
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
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
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
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
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
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
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
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
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
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
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
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

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成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

臣按蘇軾此策於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

必欲復古之制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况居

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
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
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
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
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
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
蓋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

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
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
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
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
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
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

視軍衛

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

視軍衛

又合

十隊為一都甲

視軍衛

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

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
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

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疍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關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

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

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

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

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

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

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併力

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

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

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

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

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
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
以爲駕馬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
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
罪其人如此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詳見牧馬政條或曰五

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
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
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
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塩鈔坑冶課程

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

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在
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
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

出此錢顧閒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今取

於官凡顧民役必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

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
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
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
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

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
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
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
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

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
餘其他塩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
十萬之貲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
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
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
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

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
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旣籍民爲兵
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旣受有司之役又有征
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
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
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
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
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脩築京城以爲急切之
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

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戴

國恩淪肌徹髓其懽欣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心立法旣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以上軍伍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宮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牧民常任

公卿

守司法

綴衣虎賁同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